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十字军骑士



〔波兰〕显格微奇

远 方 出 版 社

十字军骑士

· (波兰)显格微奇

责任编辑:赵志忠 戈弋

封面设计:思维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韩芳编译.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1

ISBN7-80595-616-2

I.世… II.韩 III.文学 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37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十字军骑士》卷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0 字数:12000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5-616-2/I·251 定价:678.00 元

(本册定价:15.8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4)
第 三 章	(35)
第 四 章	(46)
第 五 章	(68)
第 六 章	(107)
第 七 章	(131)
第 八 章	(141)
第 九 章	(149)
第 十 章	(155)
第 十 一 章	(171)
第 十 二 章	(185)
第 十 三 章	(192)
第 十 四 章	(199)
第 十 五 章	(207)
第 十 六 章	(215)
第 十 七 章	(223)
第 十 八 章	(233)
第 十 九 章	(239)
第 二 十 章	(269)
第 二 十 一 章	(283)

第二十二章	(291)
第二十三章	(303)
第二十四章	(315)
第二十五章	(320)
第二十六章	(341)
第二十七章	(355)
第二十八章	(365)
第二十九章	(373)
第三十章	(376)
第三十一章	(395)
第三十二章	(398)

第 一 章

中世纪的蒂涅茨，充满古老而新奇的故事。这一天，一家古式的客店里，几个人坐在那里，听一个来自远方的骑士谈他自己生平的一些事情。

骑士看上去一大把胡子，而实际上很年轻；肩膀很宽，身材高大，但很清瘦，头上发网镶着珠子，穿着一件皮外衣，束着一条铜扣串成的腰带，带子上系着把刀，刀上有角质的刀鞘，一支短剑悬挂腰间。

骑士的旁边坐着一个快乐的小伙子，不知是同路者，还是他的“持盾者”，^①因为他也穿着一件类似的皮外衣。其他人员是：两个贵族来自克拉科夫近郊，三个戴红折帽的自由民，神情专注。

热情的店主张罗着客人，耳朵却没闲着。他正端着一桶麦酒，把一只只杯子斟满，同时盯着骑士，听他的惊险的故事。

那“红折帽”们瞪大眼睛，已经完全被吸引住了。洛盖戴克^②国王时代曾经造成的市民和骑士之间那种水火不容的憎恨，现在已经消失了，市民们不再对贵族地主弯腰曲膝了。

^① 骑士的侍从亦称“持盾者”。

^② 洛盖戴克——（一三三三年死），毕阿斯特王朝波兰公爵，经过长期斗争而统一了波兰。一三二〇年弗拉迪斯拉夫·洛盖戴克在克拉科夫登上王位。洛盖戴克的登位意味着统一的波兰国家被重建。

贵族地主称市民们为最高贵的君子 and 巨商，而且赏识他们豪爽地用现金付帐。所以，在客店里经常可以看到商人和贵族很亲热地一起饮酒。他们甚至很受款待，因为他们有的是钞票，往往还会替那些骑士们付帐。

一伙子人在那喝着酒说着话，有时会要店主过来倒酒，倒很热情。

“这么说尊贵的骑士，您可经事不少啊！”其中有个商人感叹道。

“那当然！你们这些从各地赶到克拉科夫来的人，像这些事情你们可见的不多啊！”那骑士仰了仰脑袋，笑着说。

“会多起来的，我想。”商人说。“很快就要举行祝贺国王和王后的宴会了！国王已经下了命令，要在王后的寝宫里张挂起绣有璀璨明亮的珍珠的金线锦缎来，而且要张起一顶相同质料的华盖。还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和精彩绝伦的比武呢。”

“别老插嘴，卡姆罗斯大叔！”另一个商人说。

“埃欧特雷戴老兄，我不是有意插嘴；我只是以为，他如果知道人们都谈论的这些事情，准也高兴，因为我猜想他也是上克拉科夫去的。反正我们今天进不了城，不如多呆会儿吧。”

“你真唠叨啊！我只不过说一句，你就一直说个不停。我看你是年纪大啦，卡姆罗斯大叔！”

“可我还能轻松举起一整匹湿漉漉的宽幅的厚绒呢。”

“伟大呀！那呢绒准是疏松得象筛子一般。”

争论给骑士打断了，他说：

“我的确是要到克拉科夫去待一阵，因为我已经了解到有关比武的事。我也很愿意到比武场上去显显身手。这个年轻人是我的侄子，他虽然年纪轻，嘴边还没有几根毫毛，却已经打

败过不少穿胸甲的骑士，到时候他也会来几手的。”

听客们拿眼睛瞅视了那长发人一下，他快乐地笑起来，一面把长头发夹在耳朵后边，又喝了口酒。

“我们就是要想回去，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老骑士接着又说，

“那是为什么呢？”一个贵族问。

“请问尊姓大名，家住何处？”

“我叫玛茨科，来自波格丹涅茨。这孩子是我大哥的儿子。我们叫他兹皮希科。我们的标识是‘戴姆巴·波达科华’，我们的战号是“冰雹”

“波格丹涅茨是哪个地方？”

“唉！它在十四世纪时期就变成了废墟，我说的是它的旧址。一三八三年在格尔齐玛尔奇克和拿仑支那个时候，波格丹涅茨给烧毁了，什么都给抢光了；仆人们也都跑走了。邻近的农民都躲藏到树林里去，地都荒了。我的兄长后来重建了家园；然而第二年，一场洪水又把一切的一切都冲走了。接着我的兄长离开了人世，从他死后，我就带着这孩子一起过活。我心里想：‘我不能再呆在这儿了！’我听说要打仗了，弗拉迪斯拉夫^①国王起先是派了莫斯科左伏的米柯拉伊到维尔诺去，接着又派了奥列斯尼查的雅斯科去组织军队。我认识一位好心的修道院长杜尔查的杨科，我把地押给他，换到了一笔钱，购置了出征需用的甲冑和马匹。那时这孩子才十二岁，我让他骑

^① 弗拉迪斯拉夫·亚该老国王——一三七七年起为立陶宛的大公，由于一三八五年在克列伏签订的协议而成为波兰女王雅德维迤的丈夫，并以弗拉迪斯拉夫第二的称号登波兰王位，一四三四年死，他是一五七二年前统治波兰和立陶宛的亚该老王朝的始祖。

上一匹小马，然后我们一起到了雅斯科。”

“一起携着这小伙子么？”

“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毛头小孩，可他从小就长得结实。还是十二岁的时候，就常常把支一张石弓在地上，用胸口抵住曲柄，拉得石弓的弓弦非常饱满。在维尔诺我见到的那些英吉利人，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他一直就这样强壮么？”

“他以前总是给我拿头盔，十三岁的时候就能给我持矛了。”

“你们那个地方经常打仗吧！”

“还不是因为威托特呀。这位公爵以前待在十字军骑士团里的时候，每年必不可少的要出征一次立陶宛，一直攻打到维尔诺。跟他们一起来的，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有日耳曼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射手），除此之外还有捷克人，瑞士人和勃艮第人。他们一路砍伐树林，烧毁城堡，最后，立陶宛被他们破坏得面目全非，使得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都不愿生活在这里，另外找地方去了，就算是到了天涯海角，跟那些妖魔鬼怪的子孙住在一起也都情愿，只要那儿没有日耳曼人就行。”

“我们曾经听说过，立陶宛人都要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到很远的地方去生活，可是那时我们都没把它当回事。”

“我可是亲眼所见的。嗨！如果没有莫斯科左伏的米柯拉伊，没有奥列斯尼查的雅斯科，不是我吹牛，如果不是我们的话，就不可能有维尔诺。”

“其实我们很清楚。你们一直没有放弃那个城堡。”

“没有。现在让我告诉你吧，在军事方面我是颇有研究的。”

老年人经常说：‘桀骜不驯的立特瓦’——这话非常正确！他们很会打仗，可是他们却无法战胜战场上的骑士。不过，要是日耳曼人的马匹陷进了沼泽，或者前面是一片树林的话——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三个市民嚷到：“日耳曼人可是非常能打仗的啊！”

“他们穿着铁甲胄，挨个儿排成队，简直就是一堵墙，行动起来就好比是一个人。一旦他们砍杀的时候，立陶宛人象一盘散沙似地各逃各的，要不就是躺在地上任人宰割。他们里面不光有日耳曼人，还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十字军骑士团的人。这些人非常英勇！一个骑士面临战阵，往往是伏下身子，端起枪矛，单枪匹马去冲杀一支大军勇往直前，奋不顾身。”

“基督啊！”卡姆罗斯喊道。“究竟里面谁是最善于打仗的呢？”

“这要看武器了。如果用弓箭，英吉利人最棒，他们可以一箭射穿甲胄，百步之内射起鸽子来总是百发百中。捷克人最善于使用斧头。至于双手使用大刀，那是日耳曼人的强项。瑞士人喜欢用铁连枷击打敌人的头盔。不过最了不起的骑士却是那些法兰西人。那些人骑马作战和不骑马作战，都打得来仗，边打还能边说一些很勇敢的话。这种话我们不可能听懂，因为那些话听起来十分奇怪。他们都是些敬神的人。他们常常让日耳曼人来谩骂我们。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保卫异教徒和土耳其人而来和天主教作对的，所以他们要用一次骑士式的决斗来证明他们说的没错。这场天主的裁判打算这样举行：双方各派出四个骑士，在罗马国王兼捷克国王华茨拉夫的宫廷中通过决斗的

方式来分个胜负。”①

说到这里，贵族和商人们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他们都向着波格丹涅茨的玛茨科伸长了脖子，怀着焦急的心情问道：

“快说，我们这边派出的是哪四位骑士？玛茨科举杯凑到嘴边，慢慢呷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道：

“喂，其中有弗罗希秋伐的耶恩，他是杜勃尔润的总督；有瓦希门托夫的米柯拉伊；有齐达科夫的雅斯科和捷霍夫的雅罗希。都是些优秀的骑士和坚强的男子汉。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武器，——宝剑也好，斧头也好，——都能应付自如！我们很有必要去看一看——因为，我刚才告诉过你们，就算你用脚踩住了这些法兰西人的喉管，他们还是尽说些非常勇敢的话来回答你。但是，我凭天主和圣十字发誓，他们虽然非常勇敢，但我们的骑士一定能打败他们。”

“那多光荣啊，希望天主能保佑我们胜利，”一个贵族说。

“希望圣斯坦尼斯拉夫也能保佑我们！”另一个贵族补充道。接着他又对玛茨科说：

“唔！再告诉我们一些吧！你夸奖了日耳曼人和其他的骑士，因为他们勇敢，又能不废吹灰之力地征服了立陶宛人。可是，他们对付你们，总会感到不那么容易对付吧？他们难道能够轻而易举地攻击你们么？究竟行不行？也请你夸奖一下我们自己的骑士吧！”

波格丹涅茨的玛茨科显然不是一个自吹自擂的人，因为他回答得很谦逊：

① 按：罗马国王兼捷克国王华茨拉夫即卢森堡王朝的捷克国王华茨拉夫第四（在位期间为一二七六——一四一九年），他在一二七八——一四〇〇年间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国王）天主的裁判即指决斗。

“是啊，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外国人，固然可以来攻击我们。但是，他们有过这种经历以后，攻击我们的信心就减弱了，因为我们从不认输。因此，他们往往就用别的方式来责骂我们这股强硬的劲儿：‘即便你们不怕死，但你们帮助撒拉逊人，你们必遭天罚。’这样，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怨仇越积越深了，因为他们的辱骂是毫无根据！国王和王后当初已经给立陶宛人施过洗礼了。在那里，人人都要崇敬我主基督，虽然不是人人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崇拜。也许大家都会知道，当他们在普洛茨克大教堂里把魔鬼的偶像推翻的时候，仁慈的君主就命令他们供上一支蜡烛在它面前——弄得神甫们只得对他说，不应该这么做。你看一个国王都能够这样做，那么，一般普通人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所以他们有许多人私下说：‘公爵命令我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譬如受洗、鞠躬。但是，为什么我要对那些原来的异教魔鬼，舍不得给一小块干酪呢；为什么我不应该抛给他们一些萝卜或其它东西呢；我为什么不应该泼掉麦酒的泡沫呢？我要是不那么做，就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我的马匹就会死掉；再不然，乳牛就会生病，或者它们的奶就会变成血——甚至收成就要出岔子，’有许多人都这样做了，因而被怀疑。可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无知和害怕魔鬼。古时候那些魔鬼生活得很不错。从前它们都有自己的山林，时常骑马去收什一税。现今，因为山林已被砍光，它们没有什么可以享用——城里的钟声一响，魔鬼们都藏到丛密的森林里去，在那里孤寂得大声渲泄。偶而碰到立陶宛人到森林里去，它们就拉住他的山羊皮外衣，说：‘行行好给我们一些东西吧！’有些人给了，但也有些勇敢的小伙子，不但不给它们东西，还将魔鬼捉住。一个小伙子有一次把一些蒸熟的豆放在一只牛膀胱里，即

刻就有十三个魔鬼钻了进去。那只膀胱被他用花楸树的木栓死死塞住，带到了维尔诺，卖给那些圣芳济会^①的教士们，教士们给了他二十个‘格里温’。^②他为的是要毁灭基督名下的敌人。我目睹过那只膀胱；恶臭熏天，那些肮脏的灵魂就这样表现出了它们在圣水面前的惧怕。”

“果真是十三个魔鬼吗？可是谁数过呢，”商人卡姆斯罗自认为聪明地问道。

“那个立陶宛人亲眼看着它们钻进了膀胱，而且一个个地数了。明确地讲，它们都在那里头，就因为有那股恶臭，就叫人知道它们是在那里头，谁高兴打开木栓去数呢。”

“奇怪，真是奇怪！”一个贵族大声嚷道。

“我曾经见过许多不寻常的怪事，因为他们每一件事都是稀奇古怪的。他们全都披散着头发，难得有个把公爵梳梳头的。他们只有靠烘萝卜过活，这是他们最钟爱的食物，认为吃烘萝卜会滋长气概。他们和牲口、蛇一块儿住在森林里；他们饮食无限制。他们瞧不起结过婚的女人，但是非常尊敬姑娘们，承认姑娘们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他们说，假如一个男人闹肚子痛，只要请一位姑娘用干树叶擦一擦，就会好的。”

“如果都是些漂亮姑娘们擦肚子，那倒是值得闹闹肚子痛呢！”埃欧特雷戴大叔快活地喊。

“最好去问兹皮希科好了，”玛茨科答道。

兹皮希科哈哈几声干笑，他坐的那张凳子都跟着摇晃起来了。

“那中间确实有几个美人，”他说。“我认为琳迦娃就很漂

① 圣芳济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十三世纪初由意大利的圣芳济创立。

② 英译本注：一种货币，一个“格里温”等于二十四分之一马克。

亮。”

“快快讲，谁是……！”

“咦？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琳迦娃么？”玛茨科惊奇地问。

“从来没有听说过。”

“她是有名的威托特的妹妹，公爵亨利克的妻子。”

“怎么会呢？哪一个亨利克公爵呀？据我所知，只有一个玛佐维茨基公爵，普洛茨克的主教^①，而且他已经死啦。”

“我讲的就是他。他期望罗马给他一次神赦，但是不幸的是给他神赦的是死亡，这样看来天主不满意他所做的事情。奥列斯尼查的雅斯科曾经让我送一封信给公爵威托特，当时，国王也派普洛茨克的主教亨利克公爵到利德斯威尔特去。那个时候，威托特已经对战争厌烦透顶，他攻不下维尔诺，国王也看不惯他的将士们和他的平庸无能。国王看到威托特比他自己的弟兄们精干，有才华，因此派主教去劝他离开十字军骑士团，重新跟随他，并且还答应让他做立陶宛的执政掌官。见异思迁的威托特，听了使者的话，十分高兴，就举行了一次宴会和几场比武。于是这位主教上了马，尽管别的主教们不赞成他这样做，可他在比武场上威风显尽。玛佐夫舍所有的公爵都是大力士；谁都知道，就是姑娘们也能轻易地折断马蹄铁。刚开始，这位公爵就把三个骑士掀下了马背；随即五个骑士又被掀下去了。我也被他掀了下来；刚开始比武的时候，兹皮希科的马把两条前腿悬空抬起，所以他也给掀了下来。于是这位公爵拿到了美丽的琳迦娃手中所有的奖品，披着全副甲冑跪倒在她面前。他们彼此深深相爱了，他同来的神甫们在好几次宴会上拉

^① 普洛茨克的主教，玛佐维茨基公爵亨利克确实曾违反教规同立陶宛的公爵盖世杜特的女儿琳迦娃结婚。

住他的袖子，把他从她身旁拽开，她也被兄长威托特三番五次地制止。这位公爵说：‘我要无论如何给我自己一次神赦，就算罗马教皇不批准，亚威农的教皇一定会批准，立即同她结婚——否则我将要发疯了！’本来这是对天主的一种深深的亵渎，但是威托特不敢逆他的意，因为他不想让他失望——因此就结婚了。他们到苏拉兹去，以后又到斯鲁茨克去。这个小伙子兹皮希科大为伤心，按照日耳曼的风俗，他在这之前已经挑了琳迦娃公主作为他最亲爱的人，并且向她发誓永远忠诚。”

“唉！”兹皮希科突然插话道，“事情倒是真的。但是，后来听说琳迦娃悔恨自己不该匆忙做他的妻子（因为他虽是结了婚，但不愿放弃他的神职），觉得这样的婚姻不会得到天主的赐福，就把丈夫毒死了。听到了这件事，就去请求一位住在离卢布林不远的虔诚的隐士，让他赦免我发过的誓。”

“他的确是一个隐士，这倒是真，”玛茨科笑着答道，“但他是不是虔诚，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是在星期五那天到他那里去的，当时他正用一把斧头劈熊骨，使劲吸着骨髓，喉咙里咕咕地响。”

“而且他认为骨髓不是肉，他这样做是得到许可的。因为吸过了骨髓，总会有奇妙的幻景出现在他的睡梦中，隔天他可以说预言一直说到中午。”

“呵，哈！”玛茨科答道。“可怜的琳迦娃如今是一个寡妇，她会需要你的效劳吧。”

“这一切都徒劳，我已下决心另外选一位女士，为她效劳到死，然后去找我自己的妻子。”

“依我看，你倒应该先把一条骑士的腰带搞到手。”

“啊哈！^① 要想比武机会多得很。只有经过比武，国王才会册封骑士的。我可以同任何人较量一下。要不是我的马竖起前腿，主教是不会轻易地把我掀下马来。”

“还有许多比你厉害的骑士呢。”

这时候，两个贵族大声叫喊起来了：

“老天爷有眼！在王后的面前比武的可不是你这种人，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骑士。到这里来比武的，是加波夫的查维夏和法鲁列伊，杜伯科，塔契夫的波瓦拉，还有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雅斯科·纳相，戈拉的阿勃丹克，勃罗荷切崔的安得热伊，奥斯特罗夫的克利斯丁，除此之外，有柯皮兰尼的雅可伯！你敢和那些人较量一下剑法么？别说这里的骑士，就是捷克宫廷里的骑士，匈牙利宫廷里的骑士，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别说废话了！你比他们强么？你多大年纪？”

“今年十八岁，”兹皮希科骄傲但又不免胆怯地答道。

“相信吗？他们里头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用手把你捏成肉泥。”

“等着看吧！”

但是，玛茨科说：

“听说国王对那些在立陶宛征战过回来的骑士，都慷慨封赏。你们谁是克拉科夫人，这是真的么？”

“一点不假，这是真的！”一个贵族答道。“国王的慷慨是早有美名；但是现在要接近他不很容易，因为客人们都涌到克拉科夫来了。都是及时赶来祝贺王后分娩和参加王太子命名礼的，他们都想向我们的君王表示衷心地敬意，向他纳贡。听说

^① 一种戏谑的叫声。

匈牙利的国王已经动身了；他们说，罗马皇帝准备来，还有许多公爵、伯爵和骑士都不甘落后，因为他们无一例外地想得到赏赐。他们甚至说波尼伐教皇^①自己也要来，他需要君王在他对抗亚威农敌手时支援他。所以，这样多人，就很难接近国王了。不过，如果有人能够见到他，向他稍表敬意的话，那他就会慷慨赏赐那个该受赏的人。”

“照这么说，那我一定要向他表示敬意，虽然我已效劳多年。但是一旦又发生战争，我又要出征去了。虽然拿到了一些战利品，日子也还算过得去，但是人越来越老了。人一变老，气力也就小了，总想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我们的国王很高兴看到那些从立陶宛回来的人；他们都受到热情款待。”

“你可晓得，我那时候还没有回来；我继续在作战。你知道，日耳曼人因为国王和威托特公爵的和平谈判而吃了大亏。公爵巧用手段，弄回人质来，就去攻打日耳曼人！他攻打城堡，大肆烧杀，杀死了好些骑士和人民。如果日耳曼人要报仇，正如倒向他们一边去的斯维特列革罗也要报仇一样。接着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康拉德亲率了一支大军；他们包围了维尔诺^②，利用云梯攻毁各个城堡；他们还诡秘地占领这个城市——结果他们没有成功！后来他们一路撤退，死伤无数，逃得了命的不过半。于是我们又去攻打康拉德的兄弟，斯华皮阿的‘康姆透’，荣京根的乌尔里西。但是‘康姆透’因

^① 从一三七八年起，天主教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红衣主教所选举的教皇同他的前任（从十四世纪初叶起）一样以亚威农（在法兰西南部）为教皇的府邸，另一部分红衣主教所选举的教皇重新驻跸在罗马。这两个相互猛烈咒骂的教皇之间的争吵一直继续到一四一四年召开宗教会议为止。

^② 十字军骑士团远征维尔诺是在一三九四年。